

昭曰竹皮竹筍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續以為帳師古曰之柱也竹皮筍皮謂筍上所解時時冠

之釋耳非竹筍也八人亦往往為筍皮巾古之遺制也章說失之自古以字籀音託

冠劉氏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師古曰後遂號為劉氏冠者即此

也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此到豐西澤中亭止

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亭在澤中因以為名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逝矣師古曰逝往也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破酒者

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令一人行前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行前者還

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

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

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

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兩金以為瑞又作哇時

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師古曰謂欲苦之蘇林曰

師古曰今書苦字或作答音擊也音丑之反 嫗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他皆類此 後人至高祖覺師古曰覺謂寢寐而

應也音功反 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待也 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

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師古曰厭塞也音一涉反 高祖隱於芒

碭山澤間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蘇林曰芒音忙連之忙碭音唐師古曰碭亦音宕所言屬沛國梁國者皆是注釋之人據見在所屬

非必本當時稱號境界他皆類此 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

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所在而求得之 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

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稱二世 秋七月陳涉起蘇林曰斬音機縣名屬沛國 至陳

自立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人怨秦故涉因民之欲自稱楚王從民望也 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畧

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

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曹參為掾蕭何為主吏 君為秦吏今欲背

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役頗多故有逃亡辟吏 可得數



百人因目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師古曰噲音快高祖

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符他皆類此欲誅蕭曹師古曰蕭謂破取城邑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

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

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

之已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

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

竝起師古曰接亂也令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鹿是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資材者皆謂之能不能完父兄子弟師古曰鄉邑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行少及幼者子弟之氣

此大事願吏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成就也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及種族也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

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他皆類此

高祖乃立為沛公蓋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謂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

廷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貧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命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

而擊鼓應劭曰魯祭也殺牲以血塗鼓而擊鼓也師古曰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

皆赤師古曰幟也音式志反旗旂之屬幟即總稱焉史家字或作識或作志音義皆同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

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應虔曰儋音負擔之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

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在農湖縣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也蘇林曰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山北界橫嶺至此而北流

秦將章邯距破之蘇林曰邯音酒酣之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秦文公獲黑龍此水德之瑞於是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

沛公攻胡陵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陵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泗川監

首為歲

沛公攻胡陵鄧展曰屬山陽章帝元和元年改為胡陵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泗川監



平將兵圍豐

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

二日出與戰

破之令雍齒守豐

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

如清曰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

走至戚

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如清曰音將毒反師古曰東海之縣也讀如本字

沛公左

司馬得殺之

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

沛公還軍亢父

鄭氏曰亢音人相抗

至方與趙王

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

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文穎曰晉大夫畢萬封魏今河東河北縣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

縣是也至文侯孫惠王畏秦復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瓚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於大梁師古

曰魏不當都於魏郡魏縣實說是也其他則如文氏之釋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

齒今下魏魏曰齒為侯守豐

師古曰封為侯因令守豐

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

屬沛公

蘇林曰雅素也

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

師古曰為音子為反

沛公攻豐不能取

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

趙王

鄭氏曰歇音過絕之過蘇林曰歇音毒歇師古曰依本字以讀之不當備音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

文穎

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景駒楚族景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瓚曰陳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鄆城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一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名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

**在留**師古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

**俱見景駒請兵曰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如滄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師古曰從謂追討也尚書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如滄曰卮章邯司馬卮古曰是古夷字**屠相**師古曰屠相縣名至

**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師古曰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

**二月攻碭三日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

**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師古曰下邑縣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

**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六月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也他皆類此**與項**

**梁其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故求其後立為楚懷王以祖諡為號順民望也**章**

**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軍而殺其身**七月大霖雨**師古曰雨三日以上為霖

**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

**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



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

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章昭曰古音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子

日萬物向陽而負陰許慎說文解字云北乖也史記樂書曰紂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勞借音章昭之徒並為妄矣至城陽

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驚也如卒自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云振廢沛如說是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師古曰文說是也環音宦沛

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儵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

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章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

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

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言欲令敵

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繼繫於頤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

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

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鄭氏曰音响怡師古曰响音許子反呂臣軍彭城東

繼者結礙也絜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續音獲絜音頤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

時律歷廢不知問謂之後九月如清日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加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律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迨至高后文帝歷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懷王并呂臣

項羽軍自將之呂沛公為碭郡長

蘇林曰長如郡守也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

封武安侯將

碭郡兵呂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惟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梁呂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係鉅鹿城

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呂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

師古曰約要也謂言

契也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

師古曰不以入關為

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

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

師古曰慄疾也悍勇也禍賊者好為禍害而殘賊也慄音類妙反又匹妙反悍音胡旦反

嘗攻襄



城襄城無噍類如清曰噍音祥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

進取如清曰楚謂陳涉數進取多所攻取也師古曰楚者總言楚兵陳涉項梁皆是前陳王項梁皆敗孟康曰前陳王陳涉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此言

前者陳王及項梁皆敗今須得長者往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扶字或

作杖杖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

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

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道由碭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二縣名也師古曰杠音江攻秦

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

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部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

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孟昭曰栗沛郡

縣名也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榮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遇剛武侯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

將也例未有稱證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所據矣

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

師古曰建齊襄王子

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所擊以兵降秦秦虜之遷建於河內遂滅齊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

虜王離走章邯師古曰章邯被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

昌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臣贖曰陳留傳在雍上西南酈食其為里監門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與反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指者手自

上而極下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

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贊曰輕行無鐘鼓曰襲沛公曰為廣野君曰其弟商

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師古曰開封縣名屬滎陽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

馬師古曰白馬亦縣名屬東郡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鹵遇音脂師古曰鹵音上羽反大破之楊熊走之

滎陽師古曰西走也二世使使斬之曰徇師古曰徇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徇言使人將行徇示眾士以為戒四月南攻

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



馬印

師古曰印音五剛反

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孟康曰縣名也屬河南魏文帝改曰河陰

絕

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

原轅曰險道名也在緄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

至陽城收軍

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齧戰犍東

師古曰犍縣名也齧音儀犍音昌由反

大破之略南陽郡

南陽守走保城守宛

師古曰宛南陽之縣也音於元反

沛公引兵過宛西

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眾距險

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

今不下宛

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

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

服虔曰欲天疾明也文穎曰遲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音灼曰文說是也師古曰交音一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

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南陽守欲自剄

鄭氏曰剄以刀割

類為剄

其舍人陳恢曰

文穎曰主殿內小吏官名也蘇林曰闔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為侯亦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蓬以為私屬

官號恢音口何反

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己為降必死故皆

堅守乘城

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傳曰授兵登陣

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

下計莫若約降師古曰其為要約計其降也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為侯即令守其郡引其甲

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

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音灼曰功臣表戚鯁也王陵安國侯王

陵也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

贊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成鯁初從即為郎以都尉守穰城非至丹水

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王陵亦非安國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蘇林曰

侯者晉說非也韋氏改穰為穰者蓋亦穿鑿也蘇林曰鄉音彌躅之躅如涓曰音持益反師古

豫章番陽縣韋昭曰吳芮初為與偕攻析鄉蘇林曰鄉音彌躅之躅如涓曰音持益反師古

番令故號曰番君銷音呼亥反與偕攻析鄉蘇林曰鄉音彌躅之躅如涓曰音持益反師古

鄭即菊鄭即菊皆降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曰鹵與虜同師古曰毋止之辭也音秦民喜遣

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曰為雍王瑕丘申陽下

河南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八

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



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

師古曰自與沛公  
中分關中之地

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

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

應劭曰嶢音堯嶢  
山之關李奇曰在

南武關之西

上落北藍田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

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多也多張旗幟  
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

呂利

師古曰略者本謂食陷耳音徒敢反以食餒人令其嗜食  
音則改變為徒監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他音類此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

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

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黃山鄭氏曰黃音置蘇林曰黃音  
訓師古曰蘇音是也且怪反擊秦軍大破之

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

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  
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

五星聚于東井

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  
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

人以義取天下  
古見天文志

沛公至霸上

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滋水秦穆  
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

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

目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  
組者天子轍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

所以帶璽  
也敬音弗

封皇帝璽符節

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其之左傳襄公在楚委武子使公治  
問璽書道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

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  
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里 降 枳道旁 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曰枳音軌枳道亭在霸成觀西四

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曰能寬容且人已服  
降殺之不祥乃曰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師古曰舍息也於殿

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

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 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 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

說意並得之自外諸家皆妄解釋故不取也抵音丁禮反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應劭曰按按次第言不運動也堵音觀

凡吾所曰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曰軍

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 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

諭之 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



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

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

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舊關餘跡焉穀城即新安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

呂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

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

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

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呂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如淳曰

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

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且日明且也是時羽兵四十萬

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家之法不言實數皆增之力不敵會羽季父左

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繆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

俱死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不可

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諭小非言其盛籍吏民封府庫待

將軍師古曰籍謂為簿籍所曰守關者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

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

自來謝項伯還具曰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

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詎詎猶豈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

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坂口名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

意先入關能破秦與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

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閒隙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



呂生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師古曰動目以諭之羽不應范增

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師古曰莊項羽從弟汝入曰劍舞因擊沛公殺

之不者汝屬且為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壽畢曰軍中

無呂為樂請呂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呂身翼蔽沛公樊

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呂酒噲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有

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置車官屬師古曰置留不以自隨獨騎與樊噲斬彊滕

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晉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秦師古曰開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顧也走謂趣向也服音是矣凡此之類音義皆同

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古曰安在何也他皆類此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師古曰撞音丈

反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沛公王關中羽

師古曰督謂視責也脫身去閒至軍師古曰脫免也不敢謝辭苟自免而去閒行以至軍也脫音他活反故使臣獻璧羽

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

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已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伐春秋本定天

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為歲首而正月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

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

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師古曰即今之三分關中立

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昭曰即周時司馬欣為

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都櫟陽蘇林曰櫟音藥師古曰董翳為

翟王文穎曰本上郡秦所置項都高奴師古曰今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

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師古曰即今當陽君英布為九江

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

本古國臯陶之後相國矣共敖其姓名也孟



康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師古曰其音襄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荆州江陵縣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

屬江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師古曰即

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茶如酒曰音都師古曰即

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師古曰戲

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

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

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

過戲矣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見賈田灌碑傳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

慕從者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

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即今梁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因說漢王

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關道曰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

知漢王更無東出之意也漢師古曰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師古曰

漢多以視為示古通用字

曰譚齊歌也謂齊歸而歌或曰齊地之歌謳音一侯反

多道亡還者

師古曰未至南鄭在道即亡歸

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

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

師古曰齊讀曰齋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

拜信為大將軍問曰計策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

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

是遷也

如酒曰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

更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

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

及其鋒而用之可曰有

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盜不可復用

師古曰盜安也多安其處

不如決策東向因陳

羽可圖

師古曰圖謂謀而取之

三秦易并之計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漢王大

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聽信策部署諸將

師古曰分部而署置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

孟康曰縣名屬武都

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戰好時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

又大敗走廢巨漢王遂

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巨而道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

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曰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



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

師古曰鉅野澤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

衆

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

遂并三齊之地

服虔曰齊與濟北膠東

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

韓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

王張良為韓司徒羽曰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

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曰故吳

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

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越也時令皆稱公師古曰孟說是也

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

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前略也師古曰孟說是音辭峻反

遺羽書曰漢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曰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

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

師古曰歐音烏垢反吸音翁

因王陵兵

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

從南

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

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即今亳州陽夏縣

不得

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

文類曰郴縣名屬桂陽如酒曰郴音緝師古曰說者或以爲史

記本紀及漢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江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爲錯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八月布使將追殺之郴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也非班氏之錯郴緜二字並音丑林反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己從田榮藉助兵

借也呂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

趙歇立餘爲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呂爲成信侯漢王如

陝師古曰陝今陝州陝縣也音式冉反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

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月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漢

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呂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言以萬人或以一郡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故秦苑囿園

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圃所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

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

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



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臣賈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

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其下竝同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已

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已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

三老與縣令丞尉已事相教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已十月賜酒肉三

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漢東臨晉境木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也魏王豹降將

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

語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在河陰至洛陽新城三

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應劭曰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

鄭氏曰為音人相為之為師古曰應說是也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師古曰殺讀曰弑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曰勇義不曰力李奇曰彼有仁我不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交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

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三軍之眾為之素服已告之諸侯為

此東伐

師古曰為茲音于傳反

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

天下則可比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

哭

師古曰眾哭曰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如謂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音徒旱反

哀臨三日

師古曰眾哭曰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

發喪兵皆縞素

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

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土

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也

南浮江

漢呂下願從諸侯王

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王師古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直言諸侯及王耳自謙言諸侯王之後也

擊楚之

殺義帝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

間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曰故得劫五諸侯兵

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清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

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也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

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



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齊

而自呂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

東孟康曰故小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師古曰睢首難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師古曰殺八既

多填於睢水圍漢王三市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師古曰晦暗也楚

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

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

滕公下收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反

遇楚軍師古曰此審食其及武帝時趙食其蕭皆與酈食其同音與基而近代學者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食其非也同是人名更無別義就中外較何所據依且荀悅

漢紀三者竝為異基字斷可知矣太公呂后本避楚軍乃反與之相遇而見拘敬羽常置軍中呂為質諸侯見漢敗皆

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晉灼曰外戚表

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

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周呂封名合武其諱也蘇云以姓名侯非也

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

隨何往說布果使畔楚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

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

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

言著名籍給公家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索閒破之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築甬道屬河垣檣如街巷也鄭氏曰甬

音誦師古曰屬呂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

親謂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

太子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巨廢

巨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

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呂時祠之

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師古曰乘登關中大飢米斛萬錢師古曰

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

也登而守之義與上乘城同

一斛直



萬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

往說魏王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能下之曰魏地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

往豹不聽漢王曰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

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

其勤少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

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竝音徒何反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

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

萬人願曰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縣師古曰陘音形斬陳餘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

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韋昭曰且音子憫反布戰

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

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檄楚權服虔曰檄弱也師古曰音女教而其

字從木食其欲立六國後曰樹黨師古曰樹立也漢王刻印將遺食其立之曰問

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食也飯音扶晚反哺音步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

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汝也公漢王自謂也幾音鉅依反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促速也他皆類此又

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斤曰閒疏楚君臣師古曰閒音居竟反次下反閒其音

亦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曰西者為漢亞父勸

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閒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

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曰閒出師古曰閒出投

閒隙私出若言閒行微行耳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

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纛為蓋裏纛毛羽幢也

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曰雉尾為之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

歲之城東觀曰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

在左驂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應說非也



魏豹縱公守滎陽應劭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林曰音縱木之縱師古曰音千容反羽見紀信問漢王安

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

城師古曰謂豹先已經許漢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

東轅生說漢王文穎曰轅姓生謂諸生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也音奏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閒

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之春秋左氏傳曰羣臣輯睦他

此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

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師古曰葉縣名古葉公之國音式涉宛宛縣葉縣之

閒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

月彭越師古曰過睢水也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

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

破走彭越師古曰破之而令通走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

羽謂苛為我將曰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

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也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并殺

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音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陟反

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張晏曰成臯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自

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

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李奇曰李慧類也是謂妖星所曰除舊布新也師古曰李音步內反漢王得韓信軍復大

振八月臨河南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

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蘇林

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師古曰所畜軍糧芻藁之屬也積音

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九月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

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

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挑燒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音瓚說是適音他歷反燒音乃了反

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



定梁地復從將軍

師古曰從就也

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

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亨酈生東走高密項羽

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

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滑曰汜音祀左傳曰酈在鄭地汜臣贊曰高祖攻曹

咎於成臯咎渡汜水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贊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酈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

士卒半

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

到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

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對名爲廣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

上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

鍾離昧於滎陽東

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本末之末

聞羽至盡走險阻

師古曰走音奏

羽亦軍

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

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運餉饋也音式向反

漢王羽

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

師古曰數讀真

罪也音所具反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之羽負約王我於

蜀漢罪一也羽矯殺卿子冠軍自尊罪二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

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託懷王命而殺之也卿子冠軍文說是也羽當已救趙還報李奇曰前受命於懷

王往救趙當還反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

宮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財罪四也師古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又彊殺

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為王

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

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人陰殺義

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

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已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

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

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胸而捫足者言安衆也門音門中音竹仲反漢王病創臥張



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曰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毋令楚乘勝漢王出

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殺楚將龍

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

為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臬故塞

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櫟縣首於木上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

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

邊楚師古曰邊共為邊界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

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師古曰

日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如清曰漢儀注民年十

錢人百二十為一北貉燕人來致臬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臬健也張晏曰臬勇

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令教命也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

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傳送也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仁愛故項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

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呂西

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溝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卽今官渡水也呂東為楚九月

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師古曰以其善說能平和邦國羽解而

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

分爲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師古曰罷讀曰疲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

取之鄭氏曰幾微也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高帝紀第一上終

全跋書局印  
汲古閣本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解於上

止軍與齊王信魏

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晉灼曰卽固始也師古曰後改爲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

不會楚擊漢軍大

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

兵且破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其不至固宜

師古曰理宜然也

君王能

與其天下可立致也

師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

師古曰因信自請爲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

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爲

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曰北至穀城

皆曰王彭越

師古曰雌音雖

從陳曰東博海與齊王信

師古曰博讀曰附

信家在楚其

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曰許兩人

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

使各自爲戰則楚

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

楚地圖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呂舒屠六

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舉九江兵迎黥布竝行屠城父

父音甫隨劉賈皆會十二月圍羽垓下

漢軍四面皆楚歌

灌嬰追斬羽東城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

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呂魯公葬羽於穀城

為發喪哭臨而去

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

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即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

父音甫

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後縣

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

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

晉灼曰

師古曰臨

音力禁反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如滄曰

如滄曰竝行竝

擊也師古曰城

聚邑名也師古曰按音衡交反

夜聞

羽夜聞

羽夜聞

羽夜聞

羽夜聞

羽夜聞

羽夜聞

羽夜聞

族先有功於漢者

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

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

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兄伯

早亡追諡之

下今日楚地

下今日楚地



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眾呂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

楚王師古曰更改也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

卒師古曰言安斬魏地保其人眾也下音胡稼反常呂少擊眾數破楚軍其呂魏故地王之號曰

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清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也慮反今

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呂下如清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章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

離絕而難絕而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

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曰故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大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

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呂安萬民功盛

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

儼亡上下之分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問反大王功德之著於後

世不宣

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善明者不宣於後世也

昧死再拜上

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

帝者賢者有也

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

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

皆推高寡人將何曰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曰辟陋之地

師古曰辟讀曰僻

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

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

足曰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曰幸天下

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爲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

凶可慶幸也故福喜之事皆稱爲幸而死謂之不幸

漢王曰諸侯王幸曰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

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

師古曰綰盧綰也

與博士稷嗣

君叔孫通

孟康曰稷嗣邑名

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

汜水之陽

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爲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劔反

尊王后曰皇后

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

如清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

故衡

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

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曰佐諸侯



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呂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曰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

臣瓚曰茂陵書案邵治臨塵去長安

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

又曰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

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

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

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

中兵呂佐滅秦

如酒曰閩音縉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水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虫音許尾反

項羽廢

而弗立今呂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

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其歸

者半之

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

名數謂戶籍也

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

吏呂文法教

訓辨告勿笞辱

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

民呂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

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五爵也

故大夫呂上賜爵各一級

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曰上皆令食邑

臣賈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曰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循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復音方目反

又曰七大夫公乘曰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諸侯子及從軍歸

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

師古

曰有辨說及陳請者不早為決斷

甚亡謂也

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

異日秦民爵公大夫曰上令丞

與亢禮

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元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謂揖拜也

今吾於爵

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

且法曰有功勞行田宅

蘇林曰行首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如循曰多自滿足也

而有功者願不得

師古曰願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

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

其令諸吏善遇

高爵稱吾意

師古曰稱副也

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曰重論之

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親其音同耳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

如循曰蔡邕云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耳

通侯諸將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



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

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毋敢隱朕如酒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

以爲尊稱漢遂皆言其情吾所自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自失天下者

因之而不改也

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

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陛下媢而侮人師古曰媢易

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

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言與之與天下

同利也項羽如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

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言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

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師古曰填與鎮同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師古曰傑言此吾所自取天

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自爲我禽也羣臣說服師古

曰說讀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

日說讀

日說

日說

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

不來

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

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一馬為輅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

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

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

卒二千人呂王禮葬焉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呂問張良良因勸上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

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著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

拜婁

敬為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

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呂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

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普灼曰詩曰魯伐荆楚白秦之先故以稱荆也

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

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呂為燕王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

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

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

而



利幾恐反

師古曰昔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白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人告楚王

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

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

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

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

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

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

身居

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曰其故犯法

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怒焉師古曰此說非

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帝原其本情故加憐之

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

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

秦形勝之國也

張晏曰得形勢

之勝便也

帶河阻山縣隔千里

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為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作皆類此

持戟

百萬秦得百一焉

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一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

縣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一焉蘇林曰百一得百中之二三萬人也秦地險固一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得之秦得百一蘇說是也

地勢便利

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清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轉瓴水言其向

下之勢易也建音饗蘇林曰銀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

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

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

北有勃

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應劭曰齊得十

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按文攷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

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

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

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詔曰齊

古之建國也今爲郡縣其復曰爲諸侯

師古曰爲國以封諸侯王

將軍劉賈數有大

功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曰故

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

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楊也吳郡本會稽也章昭曰

鄆郡今故鄆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

曰碭郡薛郡鄴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



交爲楚王

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鄰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鄰音談

壬子呂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

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呂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

三縣立子肥爲齊王呂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

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

道上

如清曰復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

見諸將往往耦語呂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

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

軍吏計功呂天下爲不足用徧封

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而恐呂過失及誅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

師古曰言有舊嫌者也

計羣臣

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呂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

相急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讀曰促

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矣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

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

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

李奇曰爲恭也如今率持帚也  
古曰彗者所以掃也音似歲反

迎門卻行

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

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已我亂天下法

於是上心善家令言

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

賜黃金五百斤夏

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

苦殃朕親被堅執銳

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

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

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

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洽國故不言帝也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

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

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

斬其將信亡走

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黃

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

共立故趙後趙



利為王師古曰故趙六國時道也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

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

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關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關氏畏其奪己

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龐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聞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祕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使

喜奔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

有罪耐旨上請之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髡鬻故曰耐耐字從多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

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謂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存東門東

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沒使也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

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

關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

說斯焉

故可因呂就宮室師古曰就成也且夫天子曰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曰重

威且亡令後世有呂加也上說師古曰說廣曰悅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

官呂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嶮還過趙趙相貫高等

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

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櫜服虔曰櫜音衛應劭曰小

棺也今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如淳曰棺音員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櫜致其

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至京師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

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爵非公乘曰

上毋得冠劉氏冠文穎曰即竹皮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紵操兵乘

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繡文縠也即今之細綾也縠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縠織

毛若今毼及毼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紵音丑知反



紆音竹 蜀音居 例反 操音十 高反

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

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

卮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卮字作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

始大人常曰臣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詐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

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十二月行如雒陽

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并捕趙

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郎中田叔

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

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丙

寅前有罪殊死曰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

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

類上說師古曰說此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

月太上皇后崩如清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

南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一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秋七月

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

陽囚死罪曰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傳赦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

都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師古曰豨音豨豨豨反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

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上離之而來也

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上離之而來也

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師古曰去謂棄上離之而來也



自東至邯鄲上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

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

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

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師古曰嫚者濞汗也豎子能為將乎四

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曰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

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稀有吾曰羽

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

音謂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曰慰趙子弟皆曰善

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職國時燕將也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稀

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乃多白金購稀將師古曰購設賞

也稀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稀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騎千餘軍

曲逆

文選曰今中山蒲陰是也

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

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

漢將軍郭

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

師古曰道由太原也

至馬邑

馬邑不下攻殘之

師古曰殘謂多所殺戮也

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

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

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曰代之縣也

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

之遠數有胡寇難曰為國煩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

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

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

代之雲中曰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

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

子恒賢知溫良請立曰為代王都晉陽

如滄曰文紀晉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以遷都於中都也

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

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斂也

今獻未有程

師古曰程法式也

吏或

多賦曰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

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為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

令諸侯



王通侯常呂十月朝獻及郡各呂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人歲六十三錢

呂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師古曰伯讀曰霸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師古曰特獨也患在人

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師古曰奚同也今吾呂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

呂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其平之矣

而不與吾其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相國

鄼侯下諸侯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鄼音贊師古曰瓚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鄼縣不云侯國也

又南陽鄼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城縣縣有鄼城城西見有廟何廟破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陽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延為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

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鄼曰賁治

然則沛鄼亦有賁音鄼鄼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沮淮賦以為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

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其有意稱

明德者必身勤為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遺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師古曰癯瘦病也音隆三月梁王彭越謀

反夷三族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目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縮相國

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

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徒豐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自反五月詔曰粵人之俗

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瓊萊地以為桂林象郡南海

郡故曰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

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帥而治理之也甚有文理中

縣人曰故不耗滅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

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說其所居而立之它稽首稱臣六月令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自反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



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薛公言布形勢上  
善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  
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  
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  
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時省章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為皇太子  
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  
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已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已

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銜  
孟康曰音儋保邑名屬沛國蕪縣蘇林曰銜音  
番音灼曰蕪縣地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銜

音文瑞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番而轉寫者誤為銜字  
耳音保非也黠布傳則正作番字此足明其不作銜也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曰助行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

人教之歌酒酣  
師古曰酣洽也音胡甘反上擊筑  
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  
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令兒皆和習之師古曰和音胡臥反上乃起舞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概音口代反泣數

行下師古曰泣目中也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吾雖都關中

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已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已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

目反與讀曰豫沛父老諸母故人曰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音來各反

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宿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魏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上留止張飲三日

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吾特已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蘇

也師古曰洮音非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章昭曰代郡縣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也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



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

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萬字者流俗妄加也

沛侯濞重厚

服虔曰濞音滂濞師古曰音普濞反

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

應劭曰高祖有聽略反想徑可知至於東南有

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信曰度其財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擊循之然天下同姓

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曰大牢

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

師古曰陳勝也

魏安釐王

師古曰昭王之子也釐讀曰僖漢書

僖字例多為釐

齊愍王

師古曰宣王之

趙悼襄王

師古曰孝成王之

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

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

師古曰亡忌即

信陵君也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

師古曰之往也

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

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

基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已為亡有故使人

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已

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

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曰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

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

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

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

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戰王稱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吏二千

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吾於



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

共伐誅之

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音類此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

可治於是上嬖罵之曰吾呂布衣提三尺取天下

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錄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

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桓侯

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扁音步典反

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

王陵可然少戇

師古曰戇愚也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卷反

陳平可呂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

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

盧縮與數千人居

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

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

夏四月甲辰帝崩于

長樂宮

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

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

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編音鞭

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族謂族

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

師古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

曰故不

發喪人或聞呂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

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

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曰攻關中

師古曰鄉

讀曰嚮還嚮猶言反嚮內嚮也

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

文穎曰躋猶躋也如清曰躋音如今作樂躋行之躋

晉灼曰許慎云躋舉足小高也音矯師古曰音說是也

審食其入言之乃呂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

丙寅葬長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

已下

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

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

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

師古曰尊號謚也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

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

如清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

**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

**與功臣剖符作誓**

如清曰謂功臣表誓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乃滅絕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

如清曰金匱猶金鑿也師

古曰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

**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鄧展曰若畫工規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眾事繁多常汲汲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

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幸昭曰陶唐書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

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

**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

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曉

**范氏其後也**

師古曰晉司空士薦之孫士會爲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自上爲陶唐氏**

師古曰晉司空士薦之孫士會爲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師古曰范宣子卽士會之孫士句也

**在夏爲御龍氏**

師古曰卽劉累也

**在商爲豕韋氏**

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

**在周爲唐杜氏**

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士會卽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

杜縣

**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

師古曰言晉爲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爲晉正卿

**魯文公世**

也

**奔秦**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爲嗣七年以後歸于秦師納雍而趙盾子立獻公與秦師戰敗之丁刺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師古曰文公六年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欲以爲嗣七年以後歸于秦師納雍而趙盾子立獻公與秦師戰敗之丁刺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晉其處者為劉氏

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偪以魏時誘士會而納之秦人歸其帑其別族留在秦者既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

劉向

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疆盛交相攻伐

故總謂之戰國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

都于豐故周市說

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曰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

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晉灼曰涉猶入也

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

日淺墳墓在豐鮮焉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

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荆之巫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文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世祠天地綴之曰祀豈不信哉

師古曰綴言不絕也

由是推之漢

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

統矣

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

師古曰瓚說得之

高帝紀第一下 終

余賤肅局防 師古曰本也

漢書一



惠帝紀第二

漢書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實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曰下皆稱孝也臣下曰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

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

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即位為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

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官官

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官官關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清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

有請有請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

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

舍人曰上太子之官屬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自上萬五百

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

石二百石曰下至佐史五千

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章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曰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

者備其等也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

服虔曰斥上曠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家曠故曰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音

灼曰近上一千石賜錢一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實金也不言黃謂錢也

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二十金六百石曰上六金五百石曰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

五稅一

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言房目反

爵

五大夫吏六百石曰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

繫文穎曰言皇帝者曰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平六國之後威暴鄉邑或貪遊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有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罪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皇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曰云及耳非謂

此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傳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闕寺也盜械者凡已罪著械皆得贖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賦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蓋械其義是也古者

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造曰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

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粢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之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

耳聞之也子曰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雖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曰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嫁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粢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

春者婦人不嫁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粢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



白為白繁皆二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  
會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  
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衍胸鞮單于云烏  
維單于耳孫曰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  
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而數是為八  
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應音連

年七十曰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

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又曰吏所曰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

祿所曰為民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

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

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令郡諸侯王立高

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曰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人三十疋繚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曰贖罪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曰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

為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變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謂魯公主為齊太后呂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放斃呂太后

立敖子偃為王呂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春

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乙亥夕而不見隴西

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海王鄭氏曰城一面故連龍呂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廢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字于皇甫蓋

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傳聞不知陷於穿鑿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

能呂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

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



宮凌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關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

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霑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

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

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

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

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噲也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

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

蝕之既師古曰既盡也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九月辛

丑葬安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師古曰聞也

叔孫通之諫則懼然

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

納曹相國之對而心

說

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

師古曰謂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戚夫人因呂憂

惠帝紀第二 終

金陵蕭局仿  
汲古閣本

漢書



高后紀第三

漢書三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

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洮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城侯縱之

惠帝即位

尊呂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宮美

人子名之曰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廼立兄子

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

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

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皐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

及三族過誤之語曰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

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

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天下令各敦行務本

夏五月丙申趙王

宮叢臺災

師古曰蓬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

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

威思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呂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章昭曰今陳留郡

不疑為桓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

弘為襄城

侯朝為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諸有功者皆受分

地為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蚪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

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已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已定

朝位

師古曰曰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

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

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曰陳平

謹與絳侯臣勃

師古曰周勃

曲周侯臣商

師古曰

穎陰侯臣嬰

師古曰灌嬰

安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王陵

列侯幸得賜餐錢

奉邑

應劭曰餐與滄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滄邑中更名算錢如今長吏食奉白復是為滄錢滄小食也師古曰餐滄同一字耳音丁安反滄所謂

陛下加惠已功次定朝

位

如淳曰功大者在上一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

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度服



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師古曰武都武都道山崩道屬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

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木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

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如前曰列女傳恩皇后脫簪

地上有驩心呂使百姓百姓欣然呂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

今皇帝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

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宜安宗廟

社稷甚深賴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為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呂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固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

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呂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引呂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王義為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引呂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為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書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

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秩也

六

月城長陵

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西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卽就陵爲城非止謂邑居也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阿陽皆非也

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匈奴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

死于邸已丑晦日有蝕之既呂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

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

妃也武哀侯

張晏曰高帝兄伯也

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

如清曰皆追諡

號諡不稱其議

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

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

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魯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盧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

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實贊受事繼嬰爲中謁者後常曰闕人爲之諸官加中



者多闕人也 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

如指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與者與之關內 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

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

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

自知背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呂祿女為婦知其謀廼使人告

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呂誅諸呂齊王

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曰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

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給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

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曰為宜今太

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

師古曰之往也

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呂兵屬太尉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請梁王亦歸相

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呂為不便計

猶豫

師古曰猶職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得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

羅西俗謂犬子為獺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勝音几

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

呂頹

張晏曰頹音頹師古曰呂后妹

頹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

字或作頹言無種類也

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

師古曰當曹參子也音竹出反

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因數產

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

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

呂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

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舉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巨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谷反

平陽

侯窟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通尚符節

張嬰曰紀通信于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呂威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

廼令持

節矯內勃北軍

師古曰矯詐也詐曰天子之命也

勃復令鄴寄典客劉揭說祿

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

師古曰揭音竭

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

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軍皆左

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

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

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徘徊音裴

平陽侯馳語太

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

鄧展曰誦言公言也

廼謂朱虛侯章曰急入

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

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

見產廷中

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即中府

吏舍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即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廼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

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管殺呂頹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呂為少帝

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其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

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

拱己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闈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 終

金陵書局印 師古閣本



文帝紀第四

漢書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清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

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贊曰漢秋祿令及茂陵書姬拉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

大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

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

高祖十一年

誅陳稀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十七年

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

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

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

特畏高帝呂太后

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服虔曰喋音喋履禮之聲如清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烟反本字當作蹀躞謂履

耳呂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呂觀其變中尉宋昌進

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竝起人人自爲得之者

呂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

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疆二矣

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呂

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呂一節入北軍

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呂滅之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師古曰爲音于爲反其黨寧能專一

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

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占曰大橫庚余爲天王夏啟呂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賢至夏啟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啟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繇書也謂讀



卜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

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召迎立王

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

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曰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

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師古曰問容也猶今

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

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諸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舊率名邸至也言所歸至也

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

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

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

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

伯妻羹頡侯母也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酈侯也

頃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郃陽侯子

以子瀛為王追諡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酈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諡為頃者漢書例作頃

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

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呂稱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

願請楚王計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寡人弗敢當羣臣

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

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

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曰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

忽

師古曰忽意忘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

室將相王列侯曰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曰

次侍

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詔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



虞非

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如道曰法駕者侍中轎乘奉車邸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師古曰行議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問者諸呂用事擅權

師古曰問者猶言中問之時也他皆倣此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

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酺五日

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酺五日

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

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

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呂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



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

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

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與奴同服借

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為早晚字也所曰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

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應劭曰愿音愆愿備也師古曰愿快也今縱不

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晉灼曰嬗而曰豫建太子古禪字

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曰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

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消曰閱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

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曰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

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曰陪朕之不能終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已

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已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

用此為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洽音丈吏反立嗣必

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

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

高帝設之已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

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

仁請建已為太子非己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

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

已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帖於死亡服虔曰帖音反帖之帖孟康曰帖音

屋簷之檐如漕曰陸近邊欲廣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旋通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

曰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賑賑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又曰老者非帛

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煖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

布帛酒肉之賜將何曰佐天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

者或曰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賣也給來使為糜粥也陳久舊也小雅市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之六反淖弱也音女教反豈稱養老之

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相此制也有變夷曰道年八十曰上

賜米八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曰上又賜帛人二疋絮

三斤師古曰絮絲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

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白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

德也如循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關惠曉事即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刑者及有罪耐曰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耐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破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入

十九十之人難合加賜其中有破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



日崩大水潰出

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

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

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

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

疑皆止朕

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謂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

廟已尊昌為衛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

至九卿

師古曰張武等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

戶吏二千石自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

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

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駟侯駟鈞以齊王舅侯

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駟乎駟音一戶反又音於度反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

地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

遠

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

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

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曰養治之人主

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曰戒不治師古曰治首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

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諛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曰

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

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曰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句

曰啟告朕師古曰句音蓋句亦乞也啟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啟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曰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曰職任務省

繇費曰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徭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讀與勅同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

蘇林曰憫震視不安貌也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板反



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纒足充事而已

餘皆已給傳置

師古曰傳音張繼反置者置傳

春正月丁

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與藉之常也章詔曰藉借也借民力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藉謂陷藉也師古曰費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誠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

朕親率耕已給宗廟黍盛

師古曰黍稷曰黍在器曰盛黍音杏

民適作縣官及貸

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師古曰種音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

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

為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且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關彊讀曰關關彊言關上也

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啟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通他首類此

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

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

誹謗之

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所已通治道而來諫者

也今法有誹謗詛言之罪

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詛與妖同

是使眾

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已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民或祝詛上已相約而後相謾

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詛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

吏

已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已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師古曰抵觸也

亦至也朕甚不取自今已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

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慶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

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已生也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之絕故有大喪故不遂其生

朕憂其然故今

茲親率羣臣農已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前

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遂率列侯之國遂

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



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

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道曰錄述云天子車駕所至

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觀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島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用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遣丞相灌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

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

酒師古曰甲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曰反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

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

相兵呂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攬曰漢帝年紀為應武此云柴武為有一姓將四將軍十萬眾

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

北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

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曰反與王興居去來者亦

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未降者亦赦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

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謂言

首方曰反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與言曰孫

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

帝廟號徘徊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帝廟號徘徊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

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師

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

徵捕如言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

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宮東闕眾愚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眾愚皆災也。曰約曰東闕之眾愚獨災也。師古曰眾愚謂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愚然。一曰屏也。眾愚淨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

文選曰星芒長三星

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李也。星光芒長參參如掃。昔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爭。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

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待昭酌為昭少一侍郎譏呵之時此即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生殺僕使吾自殺那說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

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

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

兩行書縮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檠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檠或用縮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檠音啟詔曰道民之

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開闢也歲一

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饉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

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栽植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

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已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

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

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

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

吏二百石曰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

曰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

曰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曰供粢盛皇后親桑



百奉祭服其具禮儀

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

夏除祕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語在

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

大焉今廩身從事

晉灼曰廩古勤字

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巨異也

李奇曰本農也未買也言農與買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

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

師古曰功臣表云驍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

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

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

師古曰申謂約束之

賜吏卒自欲征匈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

文種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

於是巨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

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已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

曰不敏不明

師古曰敏村識僕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師古曰媿古愧字

其廣增諸

祀壇場珪幣

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

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曰禱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官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禱假借用耳同音僖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

曰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師古曰媿讀曰媿

是重吾不德

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成紀隴西縣

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

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

語在郊祀志夏四

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曰

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

策之傅納曰言

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

語在鼂錯傳

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

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

五月



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

桓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也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

被誅因謀反也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

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煩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

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呂致此將百官之

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

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呂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呂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

音扶元反為酒醪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

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已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城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

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

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

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

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人不能諭其內志已重

吾不德

師古曰論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已自寧今朕夙

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

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

未嘗一

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徹於道

韋昭曰使車往還故徹如結也

已諭朕志於

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

今單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反還也

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

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

結兄弟之義已全天下

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

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呂中大夫令免為車

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

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

曰句音章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

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澗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

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

渭北指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

說是也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師古曰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蝗蝗音胡光反蝗音鍾令

輔黃岡棘門在橫門外也諸侯無人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聚庶同其利勸

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勸

曰水清倉曰庚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庚

曰振民得寶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卽位卽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

遺詔曰朕聞

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師古曰始死者曰萌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

然奚可甚哀

師古曰奚何也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曰破業重服曰

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

師古曰

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竝同也

曰罹寒暑之數

師古曰罹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

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曰重吾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宗廟曰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

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賴

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四方之內耳

靡有兵革

曰靡無也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曰羞先帝之遺德

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蓋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

惟年

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曰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

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曾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管之說非也與讀曰歎音弋於反帝自



鉅萬計終不得收徙

師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處

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

師古曰之往也

相二千石至者

奉漢法呂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呂設詐究變

師古曰究極也彊足呂距諫知足呂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呂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呂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

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

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呂中人

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

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呂治則害於王家是呂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

師古曰或帛或布呂

為單衣自行迎除舍

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

多設疑事呂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呂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及汙呂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曰罪

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賈人權會草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入多於

國租稅呂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禳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禳鬼俗也字或作蕪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禳禳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禳音居衣反好為吏上

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

使過客呂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久之太

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

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徒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

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勇敢擊匈奴

曰曰勇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

公主師古曰慮音慮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



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呂征和元年薨諡敬肅  
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  
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  
矣遣使者立昌是爲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  
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爲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呂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千  
王孟康曰今廢平是爲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  
奏元前呂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爲遺令也能爲樂作樂之人也從死呂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  
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  
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

師古曰言錯策為是狂見殺也

皆曰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

師古曰暴謂披布之

諸侯王自己骨肉至親先帝所自廣

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

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

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

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昌侵冤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歎

師古曰繁古累字累重也歎歎也

思者不可為歎息

師古曰言聞歎歎之聲則悲思益甚

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

為之低而不食

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資答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

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

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曰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日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泣曰雍門子壹善鼓

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願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軻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親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

字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

師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幼

妙精夫眾煦漂山

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煦音許何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

聚蟲成雷

師古曰蠶古蚊字雷古雷字言眾蚊飛聲



有若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召能飛翔者曰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潏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可為出涕者也

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鼓反又音力支反明

月曜夜蟲蠹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蠹音盲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播覆昧不

泰山師古曰播亦布散也昧暗也播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

止也音鳥屬反讒言之徒蠹生師古曰蠹生言衆多也一日蠹與蝕同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蠶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蠶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也葭葉裏白皮也莩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葭者其筍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

鴻毛喻輕薄甚也葭音字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曰攢御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攢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

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譴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寤曰假寐永

長也疾病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臣之謂也具曰吏所侵聞於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曰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

內師古曰好內就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

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曰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

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

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



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  
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呂孝景前二  
年立呂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

頃王鮒鮒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勅字或作附胸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

內史教人誣告呂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滅其官屬所曰貶抑之三十四年

薨子煬王且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同旋帝乃曰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曷反

且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呂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

師古曰諡法曰藏仁傷善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

師古曰謂其姊妹也

是後齊數告言漢公

卿及幸臣所忠等

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

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

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

罵曰吾盡汝種矣

師古曰王諶彭祖罵明云然

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

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呂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

畫短衣大袴長劍

晉灼曰成慶刑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

去好之作七

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呂為后去嘗疾



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喪中刀

師古曰襲古衣袖字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已鐵鉞鉞

之師古曰以鐵制也鉞首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已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

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

等已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也見首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

出口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繪

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

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繪勾諸宮人師古曰勾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滅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

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裊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裊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裊音錫又數出入南

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已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已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

身姑爲鍾鍾者章登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

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

者昭信知去已怒卽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卽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

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杵其陰中師古曰杵槩也椽音竹角反杵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

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藥其下亦同與去共支

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

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服處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袴領正方直音約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

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擊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鈇

爲方領上刺作繡蔽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呂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也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

令出敖師古曰敖謂游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

齋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

心重結意不舒賴也內弗鬱憂哀積師古曰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隲

時不再師古曰崔隲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回反隲音頽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呂教諸

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

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呂為掾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

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呂為樂相彊劾繫倡闖入殿門如滄曰彊相名也奏狀事

下考案倡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烹煮卽取他死人與都死并

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

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爲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

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

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

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爲去悖

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

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

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爲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三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爲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  
弟爲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  
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  
襄隄侯子瘡爲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

時絕

膠東康王寄昌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戰

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於上最親師古

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

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

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

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爲最親其義亦同

所連出其事

戰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  
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  
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呂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呂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音奪師  
古曰音他活反稅

其季從末稅呂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乎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呂妬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  
妬也媚音直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呂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  
數音所具反不分



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

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瀆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

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

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

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

薨師古曰真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

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日聞大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

為勤王師古曰勤諫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

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晏安鴆毒不可懷也亡德而富貴謂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已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

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余踐書局尚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終

師古曰本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北而廣曰良

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侍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曰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昆

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确謂競勝敗也确音角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

廣服虔曰內臣之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

也直計將數十戰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趣也音泰廣曰是必射鵬者也文類曰鵬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鵬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

翻可以為箭羽音彤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馳而逐之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已

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陣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已我為

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鞬騎曰虜多如是解鞬即急奈何廣曰彼虜已我為

走今解鞬已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令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

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

鞬縱馬臥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已為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已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利也音類而反其下亦同不擊

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已銅作錐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滎陽庫中也蘇林曰形如銅無緣師古曰雖音謹郡之譙溫器也銅音火玄反銅即錐也今俗或呼銅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銚音銚莫府省文書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音所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

軍簿師古曰簿文簿音步尸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已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呂數直諫為太中

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呂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

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特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

四歲廣呂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

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

五條反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呂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更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

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

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

蘇林曰韓安國

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

師古曰霸陵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已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祇

振旅撫師已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

師古曰竦驚也

是已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憚乎鄰國

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憚猶動也蘇林曰陳雷人語恐言懼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憚音徒藍反

夫報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師古曰指意也

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

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

已臨

右北平盛秋

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已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



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酒曰中猶充

也亦未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已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

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往馳

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己大黃射其裨

將服虔曰黃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音將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天者也師古曰服晉一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

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軍罷

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

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

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呂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已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迺將軍所已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慶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

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治曰臂如殺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爰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苑爰之詩云有苑爰爰爰爰寢意也其義兩通其善

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喞口少言師古曰喞亦訕字與人居

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已飲專已射為戲如消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

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已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

反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

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已為老不許

良久乃許之已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

已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

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

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已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消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



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

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翼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李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尸反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刎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

戲嫣少不遜師古曰嫣音儼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已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音早

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已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塢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塢音人椽反當下

獄自殺敢已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

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

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

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

師古曰言喪其勇氣

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

虎縣下圍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已劍斫絕纍欲刺虎

師古曰落與絡同請當時纍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遄反

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

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甚得

名譽武帝已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已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

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

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陵召見武臺

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

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批謂捉持之也命中者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已分單

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言讀日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已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

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

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已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鈎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善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已九月發出遮虜部師古曰郭

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俳徊觀虜即亡

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木公孫

因騎置已聞師古曰驗置請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具已

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

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

已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部名也

郭

者塞上險

者塞上險

者塞上險

者塞上險

者塞上險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召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召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

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

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獨獨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滂曰手對戰也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

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特起也軍

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

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曰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葦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乘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爨音去權反又音着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

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

無曰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

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呂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



曰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

趣降

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

師古曰鞬音丁奚反

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

師古曰徒但也

軍吏持尺刀抵山

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

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隈曲而下也壘音慮對反

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

蘇林曰褰衣卷裏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善短衣小襖也

止

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

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

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

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曰

脫矣今無兵復戰

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

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

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

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

如滄曰半糒曰片或



曰五并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  
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

期至遮虜部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

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曰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

罪陵上曰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曰殉國家之急也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誣欺也孟康曰媒酒教蘖也謂

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輶戎馬之

地師古曰輶輶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養同音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冒音莫北反首音式救反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

當曰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錢

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

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干將兵深入匈奴迎陵赦軍無功還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

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已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

奴已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

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今陵見沒也

同謂淺也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

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

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

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干

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

師古曰所摧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

師古曰財與錢



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曰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還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

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

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

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

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

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

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榮之字也

曰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

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

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

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

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

師古曰恙憂病也

立

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

師古曰呼其字

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謂陵曰亦有意乎

師古曰廣其後而語之

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將軍築

朔方後曰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

服虔曰趙信也

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已父任兄弟竝為郎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曰移中殿名為之監也移音移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已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闕反鞮音丁奚反

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

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弓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留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卒之差人充使典矣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卒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已充士卒及在道為斥候者既

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

緡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緡音工候反緡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

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曰貨物與

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

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緄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曰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勝

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

秩營曰臣瓚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曰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

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已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燼火

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弋贖反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上也覆音芳目反蹈其背已出血武氣絕半

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

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說令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師古曰衛律自謂也

當死單于

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

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

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已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已

女為見

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

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

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劔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

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

絕不飲食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



師古曰咽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數日不死匈奴已為

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

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地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

於靺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靺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

於靺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徒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君為奉車

服虔曰武兄嘉

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

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師古曰除謂門屏之間

觸柱

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

師古曰劾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

賜錢二百萬已葬孺卿從

祠河東后土

張晏曰武弟賢

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

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詞也

金曰碑傳曰養馬於黃門也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

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

師古曰不幸亦謂死

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

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

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

狂自痛負漢加已老母繫保宮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予卿不欲

降何已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

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

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音同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音二說皆失之區讀曰區同音一候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

曰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問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

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絲帛書言武等在某

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

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

且貫陵罪師古曰黃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劌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

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土眾滅

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墜也音天同反陵泣下數行因與

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眾也前曰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安欲改物為勿非也武曰元始六年春至京師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

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

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已彊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

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

屬國師古曰貴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宛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必羊有舊數

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已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已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持詔

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已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已施予昆弟故人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本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

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

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曰為郎又曰武弟子為右曹武年

八十餘神爵三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曰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

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頷侯韓增次曰後

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

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

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已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御凡十一人皆有傳自

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在扶風尹翁歸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已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

圖已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

雖小可召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瘦遂亡其宗衰哉

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終

金陵蕭風物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四

藏書  
五言書館





